

牧

津

卷之二十三

風力上

胡建

第五種

何並

二見

董宣

趙熹

周一綸

孫寶

羊陟

蘇章

吳樹

橋玄

陳頤

蘇正和

孔翊

王

暢

二見

高堂隆

褚

玠

賀

循

顧憲之

二見

宋

翻

沈瓚之

卞延之

蘇瓌

李令質

李朝隱

左

震

牧津卷之二十三

風力上

明山陰祁承燦輯

胡建

胡建，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薦走卒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奸，穿北軍墜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軍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上拜謁，因上

牧津

風力上

卷二十三

一

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察御史曰取彼走卒前
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
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
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
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
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
恭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
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案軍法
曰止之屬將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

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
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客不入軍，軍客不入國。
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或誓與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
交兩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由是顯名。
後爲渭城令，治甚有聲。值昭帝幼，皇后父上官
將軍安與帝姊蓋主私夫丁外人相善，外人驕
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客射殺之。客藏公主廬，
吏不敢捕。渭城令建將卒圍盜，蓋主聞之，與外

人將軍多從奴客往犇射追吏吏散走主使僕射劾渭城令游徼傷主家奴建報無他坐蓋主怒使人上書告侵辱長公主射甲舍一知吏賊傷奴辟報故不窮審大將軍霍光寢其奏後光病上官氏代聽事下吏捕建建自殺吏民稱寃至今渭城立其祠

爲軍正丞斬御史爲渭城令侵辱長公主必非一味莽莽者所能余不難此公有異膽而難此公有貞心○穿北軍壘爲賈區

卽此一事、大較監軍使者、嗜利剝軍人心、
怨憤、故建乃得以恣行其敢、然非懷中之
奏、與國容軍容之詔、是犯上亡等、幾於攘
臂稱亂矣、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之志、則篡也、

第五種

第五種拜高密侯相、是時徐兗二州盜賊羣輩、
高密在二州之交、種乃大儲糧畜、勤勵吏士、賊
聞皆憚之、桴鼓不鳴、流民歸者、歲中至數千家、

遷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爲臨陰太守。負勢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強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割。羽出。遂馳至定陶。閉門收匡親吏四十餘人。六七月中。糾發其賊五六十萬。種卽奏匡。并以劾超。匡窘迫。遣刺客刺羽。羽覺其奸。乃收繫客。遂得情狀。州內振慄。朝廷嗟嘆之。

風裁之刺史。非得此抗厲一從事。庶幾於

一割恐未便能使奧撫之太守束手乃
何並

何並爲長陵令道不拾遺侍中王林卿以邛城
太后外家通輕俠貴傾京師坐法免歸長陵上
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譏謂林
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
卿殺婢媚埋冢舍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
親免不發舉欲無令留中而已且遣吏奉謁傳
趣之行林卿慚且從賓客去至涇櫓令騎奴還

至寺門、拔劍剝其建鼓、並聞之、從吏兵自逐林卿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代乘車、自從童騎、變服走間徑馳去、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乃侍中奴耳、並心計已失、林卿曰、王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首、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塚舍、使剝寺門鼓、林卿因亡命、衆庶譁以爲實、太后聞之、涕泣爲言、哀帝、哀帝問狀、善之、遷潁州太守、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

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賊累千金、並出守、遇鍾延尉、延尉免冠、爲弟請一等之罪、願早就戮、鉗並曰、罪在負天子法耳、不在於太守也、元愷馳遣人呼弟亟入關、陽翟輕俠趙季李欵、以氣力魚食閭里、至奸人婦女、持吏短長、縱橫郡中、聞並至、皆亡去、並下車、求勇力曉文法吏治三人、獄曰、武吏往捕三人、非負太守、乃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入函谷關、無令汚民間、不入關、乃收之、趙李傑惡、雖遠去、當得

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其兄止雒陽吏格殺之。與趙李皆縣頭及獄要於市。郡中清淨。表善好士。見祀潁川。

斬侍中奴頭。至太后爲之乞哀。鍾延尉爲弟請末減。而竟案致其死。守令能行其法。乃出於哀帝之朝。可怪也。○明。知。所。縛。者。爲。奴。而。故。認。爲。主。臨。事。大。有。機。權。

董宣

董宣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

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卽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卽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

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
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
吏豪強莫不震悚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
不鳴董少平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惟見布被
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
董宣廉潔死乃知

惟廉乃得以成其剛○董少平不特一強
項吏臨事應機大有作用妙在候其驂乘
而卽以格殺法乃得行少遲回則中變矣

趙熹

趙熹少以節行著名。光武初拜懷令。郡大姓李
子春嘗爲瑯琊相豪猾并兼爲人患。熹下車窮
詰其奸狀。京師貴人爲請者數十。終不聽。趙王
良疾病臨視問欲言。王曰。熹爲吾子春善。今法
抵死。懷令趙熹欲法之。王曰。吾命。帝曰。吏奉
法不可枉也。更道他所。熹曰。臣欲言而死。帝悲
傷其意。貸子春而遷熹平原。熹平原多盜。捕
斬其渠帥。餘黨數千人當坐。熹上言。惡惡止其

身可貸徙京師近郡實畿輔且廣上恩從之乃
悉移置潁川陳留後青州大蝗侵入平原界輒
死歲屢有年百姓歌焉

一編民能令國君以垂沒乞憐於天子真
稱大豪矣如此執持乃見風力

周紆

周紆爲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爲廷尉史
永平中補南行唐長到官曉吏人曰朝廷不以
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讐猾吏志除豪賊且勿

相試遂殺縣中尤無常者數十人吏人大震遷
博平令收考奸賊無出獄者以威名遷齊相亦
頗嚴酷專任刑法而善爲辭案條敘爲州內所
則後坐殺無辜復左轉博平令建初中爲渤海
太守每教令到郡輒隱閉不出先遣使屬縣盡
決刑罪乃出詔書坐徵詣廷尉免歸紆廉潔無
資常築塹以自給肅宗聞而憐之復以爲郎再
遷召陵侯相拜洛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
數闔里豪強以對紆厲聲怒曰本問貴威若馬

寶等輩豈能知此賣菜傭乎於是郡吏望風旨爭以激切爲事貴戚踴躋京師肅清

廉潔無資之人大都性讐猾吏志除豪賊漢史奈何以入酷吏乎余爲此君一洗之

孫寶

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剛直不苟合寶請爲布衣交乃署文爲東郡督郵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好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我不敢空受職寶曰

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實曰：更思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實默然。

侯掾數言具見生平識力，但孫子嚴能舉剛直之吏，而不能展剛直之用，何耶？

羊陟

羊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會固被誅，陟以故吏，禁錮歷年。復舉高第，再遷冀州刺史，奏案貪濁所在，肅然。又再遷虎賁中郎將，城門校尉，三遷尚書令，時

太尉張顥、司徒樊陵、太鴻臚郭防、太僕曹陵、大司農馮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賄賂、陟並奏罷黜之。以前太尉劉寵、司隸校尉許永、幽州刺史楊熙、涼州刺史劉恭、益州刺史龐艾、清亮在公、薦舉升進。帝嘉之、拜陟河南尹、計日受奉、常食乾飯茹菜、禁制豪右、請托、書疏不與交通、斷理冤徒、進用善士、節操者旌表異行、京師譁之、會黨事起、免官禁錮、卒於家。

風裁矯矯、根抵皆在一廉。

蘇章

蘇章少博學能屬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出爲武原令時歲饑輒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請太守爲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換爲并州刺史以摧折權豪皆自坐免隱歸鄉

里不交當世後徵爲河東尹不就

若清河守之罪必不可不舉正則不爲設
酒餽陳生平之好尤見直躬而行倘曰私
恩不能憖則多此一番歟昵徒令二天太
守悲喜不能自由耳

吳樹

吳樹爲宛令之官辭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
情托樹樹曰小人奸蠹比屋可誅將軍以叔房
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自侍坐

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托非人誠非敢聞到縣遂誅冀客爲人害者數十人後爲荊州刺史辭冀冀設酒因鴆殺之

不受跋扈將軍之請托具見氣魄然辭冀而就飲卒爲所鴆明哲之道似不如此

橋玄

橋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陳相羊冒罪乞爲部從事窮案其奸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冒賓

客具考賊罪。冒素爲大將軍梁冀所厚。冀爲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之益急。冒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後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禰有賊罪。玄收考髡笞。死於吏。一境皆震。

一功曹便有許大風力。爲漢陽太守。禰一貪令復何足言。

陳頌

陳頌少好學。有文義。父訢立宅起門。頌曰。當使

容馬車，訖笑而從之。仕爲郡督郵，參贊縣政。三千人爲一州尤最。太守劉享拔爲主簿。州部從事乘車馬還家，宗黨榮之。劾案沛王，未竟，會解結代楊準爲刺史，韜因河間王，結結至大會，問主簿史鳳曰：沛王貴藩，州據何法而擅拘邪？時頌在坐，對曰：甲午詔書，刺史銜命，國之外臺，其非所部而在境者，刺史并糾。事徵文墨，前後列上七被詔書，如州所劾，無有違謬。結曰：衆人之言，不可妄聽，宜依法窮竟。

剛正之士，乃亦以門容車馬爲念耶？按沛獄之執持，更勝三千人之抄獲。

蘇正和

武威太守倚權貴暴恣，從事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自解，訪於長史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驚也；驚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大有骨力，蓋勳亦大有識見，非此賢

長史終墮殺機矣。○一從事乃欲案致太守之罪、如此舉動、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孔翊

孔翊爲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水中、一無所發、

投水固可得無閉目不視、又是一重公案乎、

王暢

王暢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具帝鄉貴戚、

物 卷二十三
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勵威猛、其豪黨有
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
設法、諸受贓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
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湮井夷竈、豪右大
震、

南陽不可問、故須以此公霹靂手治之、然
發屋夷竈、則幾於焚掠矣、

高堂隆

泰山太守薛悌命高堂隆爲督郵、郡督軍與悌

爭論召悌而呵之、隆按劍叱督軍、昔魯定見仲尼歷階、趙彈秦箏、相如進缶、臨臣名、景義之所討也、督軍失色、

太守爲督軍所呵、其人可知、幸此督郵爲太守吐氣、

褚玠

褚玠、炫之曾孫、太建中、山陰多疫、玠前後令皆以臧污免、宣帝謂蔡景歷曰、褚臨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

卿言與朕意同，乃除山陰令。時舍人曹義達爲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百，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奉祿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奸吏跼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皇太子知玠無遠裝，手書賜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累遷御

史中丞玠剛毅膽決有直繩之稱

玠是識幹第一流人所以不達從政之言不肯甘心自分○嗟乎爲令而除殘去暴使奸吏跼蹐無所容定然毀言日聞矣

賀循

賀循操尚高厲才鑒清通歷試二城刑政肅穆○
廷尉張闔住在小巷將奪左右近宅以廣其居
乃私作都門早閉晏開人多患之訟於州府皆
不見省會循出至破岡連名詣循質之循曰見

張廷尉當爲言及之。閹聞而遽毀其門。詣循致罪。其爲世所敬服如此。

固是賀太傅先聲所致。然張閹畢竟是謹畏人。不然亦未便奉法若此。

顧憲之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決。人稱神宰。權要請托。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強力爲政。甚得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淳也。憲之祖覲之。嘗爲吏部

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爲憲之植耳。後之
累爲吏部郎。

強明之令而爲政甚得民和。更非俗吏可
及。

宋翻

宋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
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步驅向縣。時正炎
暑。立之日中。流汗沾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
彌尾青。及翻爲縣吏。請焚之。翻曰：置高牆下。以

待豪右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翻命取尾青以鑽之小駒既免入訴於宣武大怒敕河南尹推之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欲作威以買名對曰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百姓欲待凶暴之徒如駒者耳於是威震京師

近於搏擊

沈瓚之

沈瓚之在丹徒性至疎直自以廉潔不事

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瓚之自言、願一見天子、
上召問、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
清復何以得罪、言無以承奉要人、上問要人爲
誰、瓚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後
上知其無罪、復除丹徒令、吏人候之、瓚之戲語
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坐清所以獲罪、古今一體、曷足怪乎、

卞延之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覲以令

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爲此幘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士拂衣而去

剛與傲別有意裁之至積不能容則直以傲相加矣此延之所以投幘也

蘇瓌

蘇瓌歷朗歛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叅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

近○遠○恨○之○由○是○遠○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
都○督○府○長○史○州○據○部○會○多○名○珍○怪○意○前○長○史○率○
取○鉅○萬○瓊○單○身○襪○被○自○將○徙○同○州○刺○史○秦○宜○邾○
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
亡○戶○人○畏○搜○括○卽○流○入○比○縣○旁○州○更○相○度○蔽○瓊○
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實○稅○租○調○以○免○勞○弊○神○
龍○初○入○爲○尚○書○右○丞○

蘇瓊父子皆著風節爲一代名宰相然其
爲刺史時挺然風裁已可識立朝節槩

李令質

李令質爲萬年令，有富商行盜，繫而案之，駙馬韋擢策馬入縣，欲釋盜者，令質不從，擢乃譖之於中宗。中宗怒，臨軒召見，舉朝爲之恐懼。令質奏曰：臣必以韋擢與盜非親，非故，故當以貨求耳。臣豈不懼擢之勢，但守陛下法，死無所恨。中宗怒解，乃釋之。朝列賀之，令質曰：設以獲譴，流放嶺南，亦爲幸也。

雷霆不測，流放豈可幸邀。守陛下法，死無

所恨此言足令中主心動

李朝隱

李朝隱舉明法受臨汾尉後爲安令有宦者閹興貴詣縣請托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下制褒揚遷絳州刺史入爲吏部侍郎出刺同州玄宗幸東都路由於同召見賞慰之尋遷河南尹政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害民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行法自當從貴近始

左震

左震爲黃州刺史時王璵以祠禱見寵驟得幸
肅宗不豫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山川巫皆
盛服中人領護所至于託賂遺狼藉時有一巫
美而艷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陰狡不法馳入
黃州左震至館請事門鐃不啓震怒破鐃入取
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
遣還中人璵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乘傳之巫方震不畏天子而馘斬籍贓刺

史可謂有權帝亦竟不加罪此唐肅之爲
英主也○此事非常法亦非可常用何者
巫方托禱祀以康皇躬萬一巫斬而肅宗
之不豫彌甚不將爲柄臣所藉只一作此
思維便多顧慮左震只以一怒便破竊而
入此處勢難停手所以不至瞻前顧後

牧津卷之二十三 終

牧津卷之二十四目

風力下

韋 渙

崔 皎

崔 罕

楊 瑒

楊德幹

崔隱甫

陸大同

柳公綽

薛元賞

李楚金

王 播

梁夢昇

李 絳

柳子華

程琳

三見

王彬

晏敦復

龐穎公

范子夷

陳著

胡安國

葉義問

張特立

承暉

道同

楊繼宗

三見

葉信

劉源清

胡世寧

二見

吳悌

牧津卷之二十四 風力下

明山陰祁承燦輯

韋澳

韋澳爲京兆尹時鄭光以宣宗之舅莊吏頗恣橫爲里中患積歲徵租不入戶澳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尹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臣未敢奉詔上曰

誠如此。但。鄭光再三干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具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爲懲戒。上曰。可。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天子亦爲之語塞。莊吏完課之外。亦無別罪。杖而追逋。逋完而釋。何嘗廢法。

崔皎

崔皎爲長安令，邠王守禮部曲數輩盜馬，承前
以上長吏不敢按問，奴輩愈甚，府縣莫敢言者。
皎設法擒捕，羣奴潛匿王家，皎命就擒之。王懼，
盡縊殺，懸於街樹，境內肅然。出爲懷州刺史，歷
任內外，咸有聲稱。

如此行法，自不至問賣菜傭矣。

崔罕

崔罕爲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
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論救。上曰：罕爲京

兆尹抑強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
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
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
聞聽宰臣又論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捉者宜抵
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益賀上無幽不察
罕止貶湖南觀察使

人臣惟不計一身利害何法不伸然風力
以得中爲度乃得必行無格

楊場

楊瑒爲麟游令時實懷貞大營金匱玉真二觀
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以佐費瑒拒
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
民冤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爲止初
韋后表民二十二爲丁限及販夫有司追趣其
課瑒執不可繇是顯名擢累侍御史京兆尹崔
日知貪沓不法瑒與大夫李傑謀劾舉之反爲
所構瑒廷奏曰肅繩之司一爲恐脅所屈開姦
人謀則御史府可廢玄宗直之爲逐日知

楊瑒爲令已侃侃有大臣風度及爲御史
廷奏數語氣勁詞嚴有鐵面之致

楊德幹

楊德幹爲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放鵠不避人
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鵠頭宦者涕
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寧何須犯
他百姓竟不之問
使人主視百姓爲萬年令之百姓擾民之
事誰敢撓法

崔隱甫

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鵬善箏有寵嘗
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指曰就卿
巧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
出帝遽謝與胡鵬隱甫殺之有詔貫死不及矣
賜隱甫百縑累官刑部尚書封清河郡公玄宗
欲相之曰可見牛仙客不奉詔隱甫潔介自守
明吏治在職以彊正稱
人主不能從一令乞梨園弟子如此人豈

肯見牛仙客

陸大同

陸大同爲雍州司田時安樂公主韋溫等侵百姓田業大同盡斷還之長史懼勢謀出大同會將有事南郊時已十月長史乃舉牒令大同巡縣勸田疇冀他判司搖動其按大同判云南郊有事北陸已寒丁不在田人皆入室此時勸課切恐煩勞長史益不悅乃奏大同爲河東令尋復爲雍州司倉長史新興王晉附會太平公主

故多阿黨大同終不從因退衙謂大同曰雍州判佐不是公官公何爲不別求好官大同曰無身材但守公直素無廊廟之望惟以雍州判佐爲好官晉不能屈

一司田便能始終執法人之能行胸臆豈必尊官乎

柳公綽

柳公綽幼孝友性質嚴重起居皆有禮法屬文典雅不讀非聖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累遷

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校乘馬不避者卽行榜死帝怒其專殺公綽曰此非獨輕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綽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帝乃解長慶初幽鎮用兵補置諸將使驛供道公綽奏曰比館遞匱乏驛置多闕勅賜衣緋紫者所乘至三四十騎黃綠者不下十數騎吏不得視券隨口輒供驛馬盡乃掠奪民馬怨嗟驚擾行李殆絕請著定限以息其弊有詔中書條檢定數由是吏

得紆罪、宦官共惡疾之、尋檢校戶部尚書、山東
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
繫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判
曰、賊吏犯法、法在、姦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其
廐馬害圉人、公綽殺之、或言良馬可愛、曰、安有
良馬而害人乎、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
殺之、公綽曰、尊毆卑鬪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
母、不順、罪減論、公綽嘗曰、吾蒞官、未嘗以喜怒
加于人、子孫其昌乎、

使驛供道、地方苦于兵火、條檢定數、似此實政、更勝風裁、惟是謂賊吏之犯法、法在此語未然、以萬姓之脂膏、供賊吏之攫噬、姦吏特令一人之覆盆、而賊吏竟使一國爲懸磬、以此相較、情罪相懸、所當首誅、尤在賊吏。

薛元賞

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惡少、以黛墨纔膚、夸詭力爲剽寇、坊閭苦之、元賞至府三日、收杖死者

三十輩陳諸市、餘黨懼、爭以火滅其文、帝詣相
李石第、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辯甚謹、元賞使
尉覘之、云神策卒訴事也、元賞趨入責石曰、相
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卒、使無禮如此、何以
鎮四夷乎、命左右擒卒出、劾之、隸走告閹士良、
士良命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
殺之、而白服以詣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
宰相之人、若無禮于中尉、死可也、中尉之人、無
禮于宰相、當何如、中尉與國一體、當爲國惜法、

牧津

卷二十四

七

元賞已囚服來、惟中尉之所死生之、士良不能
難呼酒與飲、歡而罷、繇是軍卒畏戢、百姓以安、
大凡威嚴必濟以權術、方能必行無阻、元
賞妙在先殺此卒而後見士良、又妙在不
拒士良之飲而爲之歡罷、故于令必行而
於勢無格、

李楚金

李楚金爲貝州司法參軍、其刺史不悅于民、將
去官、民相率謹譟、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

不敢出州縣吏繇別駕已下不敢禁楚金齋曰
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兵仗已出立木而
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
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繇是大理
此刺史可與攀轅擁道者相對爲榜樣想
其在州時亦不欲令人觀耳

王播

王僕射播以監御史按雲陽丞源咸李賊風聲
凜然時京兆尹李實文皇寵委能作禍福舉朝

救津

風力

下

卷二十四

八

深避其鋒、播在途、而實來揖、公移文詆之、其詞可羞、實遂奏播爲三原令、求其不足于禮以持之、播至尹署、禮無不具、出實筭外、加更畏焉、縣編戶多中貴人、前令率不能自爲政、播悉召所謂貴人者入、坐堂上、令拜曰、敬桑梓宜如是、邑人大駭、從其所指、爲長安令、朝廷方恩于頤、而以帝女嫁其子、民有與于氏蒼頭同盜人馬者、前令捕民而縱蒼頭、播始至縣、卽立取其奴、而與民均法、播長于吏術、剖析如流、黠吏詆欺、無

不彰敗時天下多故法寺議猷科條繁雜摺傳
舉前後格條置之座右凡有詳決疾速如神僚
屬無不歎服

京兆尹欲過求一屬令勢自不難亦播之
先聲夙有以懾其氣耳

梁夢昇

梁夢昇知德州郭貴族人親吏頗爲奸利夢昇
以法繩之貴遣人以事告史珪圖去夢昇珪悉
記于紙將伺便言之一日上言邇來中外所任

皆得其人。珪遽出懷中所記以進。曰：「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祇如知德州梁夢昇，欺蔑刺史郭貴，幾至于死。上曰：『此必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精強吏也。因以記紙付中書曰：『卽以夢昇爲贊善大夫。』旣又曰：『與左贊善。』珪因此快快。」

人主畱心吏治若此，烹阿封卽墨，何能擅美于前。

李絳

李絳出爲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

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矣、州有捕鵠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併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

一華州刺史使人主預戒其所遣李絳可謂不愧大臣矣。○唐宋刺史郡守多以使相出鎮、望孚而權重、故能令人君之注意若此、

柳子華

柳子華質行剛方爲昭應令檢校工部郎中修
宮使設棘圍于市狗邑中曰民有得華清宮瓦
石材用投圍中踰三日不送者死不終日已山
積矣營辦略足宰相元載有別墅以奴主務自
稱郎將怙勢縱暴租稅未嘗入官子華因奴入
謁收付獄列發宿罪杖殺之一邑震伏載不敢
怨遣吏厚謝

能杖殺權相奴小民又何敢以匿官物質
行剛方素孚于人何令不行

程琳

程琳遷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捶
老卒死、賂其妻子以病告琳、察其色辭異、令有
司驗得捶死狀、蒙正連姻章獻太后家、太后謂
琳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嘗捶之、琳曰、奴無
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嘿然、遂論如法、
外戚吳氏離其夫而挈其女歸、夫訴于府、琳命
還女、吳氏曰、已納宮中矣、琳請于帝曰、臣恐天
下人有竊議陛下奪人妻女者、帝亟命出之、管

而歸其妻琳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
四五

辟連姻之勢犯還入宮之女子二事皆能
得之于人主正見宋之法度猶嚴

王彬

王彬知撫州州民李甲饒英倚財武斷鄉曲縣
莫能制甲從子詈縣令人告甲語斥乘輿彬按
治之索其家得所藏兵械又得器服有龍鳳飾
甲坐大逆棄市并按嘗強取人孥配嶺南州里

肅然爲京西轉運使徙河北部吏馬崇正倚章獻太后姻家豪橫不法彬發其姦賊下吏忤太后意不顧也

治一豪民何足爲州官難惟發內戚之賊吏方見持法之堅

晏敦復

晏敦復知衢州發姦擿伏吏畏民愛敦復以母老欲朝夕侍左右明年丐祠授提舉亳州明道宮方議和之初敦復力詆屈已之非是執政患

其不附已、使腹心之人、啗之以利、曰、公若能曲從其議、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怒曰、吾終不以身計而悞國家、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平居靜默、恂恂自如、及立朝論事、則出辭吐氣、明目張膽、不畏強禦、方檜在位、附之者立取顯貴、敦復獨立不與交、秦雖欲屈致、不可得、當其辯劉光世對換田產、與夫論施廷臣等不合、附會秦氏、聞者皆爲之危、敦復處之裕如、神色不動、剛大之氣、生平未嘗少折、

恬退人自能饒骨力

龐穎公

天聖寶元間范諷與石曼卿皆喜曠達酣飲自肆不復守禮法謂之山東逸黨一時多慕效之穎公爲開封府判官獨奏諷以爲苟不懲治則敗亂風俗將如西晉之季時諷嘗歷御史中丞爲龍圖閣學士穎公言之不已遂詔置獄劾之諷坐貶鄂州行軍司馬曼卿時爲館閣校勘亦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戒勵士大夫於是其風

遂革、

潁公不但能砥柱中流、且能力撼山嶽、宇宙何可無此輩人。

范子夷

范子夷、忠宣公次子、爲開封縣時、道教初興、有玉仙觀主、交接權貴、勢傾一邑、縣官升陟、繇其門者甚衆、子夷到觀中、主相待倨、子夷亦不爲禮、主頗不平、謂子夷曰、公後生、不可簡禮、朝廷宮觀、特寄在境中耳、邑官薦舉者、某力爲多、公

欲之乎、子夷笑而不答、主益怒之、居無何、覓中
聖母殿珠環、主匿之、詐爲盜所取、告諸朝、欲以
中公、有旨責范某、限七日捕獲、違者罷免、行移
極峻、子夷親踪知其詐、乃召守界分者、指問曰、
此熟蹤也、爾輩安得不知、我外日去官、則不能
治汝矣、各痛笞之、觀主在旁、色變、自是不復敢
出、旬日、事稍緩、會陳州報魏國夫人病危、子夷
求告奔問、觀主意其不復來、始肆出入、未久、魏
國安、子夷復往、道中益知其實、且有以告者、遂

竟入觀中。值主出。命吏開其篋。得一小簿。記盜典所失物及金玉。非一。遂就擒之。觀主立伏曰。某今遭遇明公。卽命尙其觀門。考驗文案。立具徑申朝廷。及所屬。蓋懼其有誣訴也。主司得之。怒甚。尋奉旨。玉仙觀主持特貸命。杖脊配沙門島。時人莫不欣快。御史張安民特言于神宗。范子夷非常才。願陛下識之。

京邑首令。治一黃冠。何足爲范公難。特以勢傾一邑之時。而持正不爲所惑。竟能發

其奸盜之狀、不但力量過人、卽才略亦自過人、

陳著

陳著出授福安令、改知嵎縣、時宗室外戚有居嵎者、持一邑權、前令率以譴去、闕令者十有七年、著至、政教並舉、獨持風裁、諸豪乃歛戢、民賴以安、在嵎四年、代者至、民乞留不得、祖帳遮道數十里、至城固嶺、民不忍舍、因易嶺名曰陳公嶺、以識去思、代者李興宗謂著何以處我、著曰、

義利明而取予當、教化先而獄賦後、識大體而
用小心、愛細民而公巨室、如是而已、累官監察
御史、知台州、

獨持風裁之人、乃曰愛細民而公巨室、人
情安得不懷、

胡安國

胡安國以右文殿修撰知通州、每事必有論列、
或曰事之小者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
起于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于大事又不

敢言是無時可言也。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尋兼侍讀，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憤鬱。及正位冢司，苗劉四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敵馮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繫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況

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
調護聖躬、昔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
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
法、尤謹于此、臣以講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
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
相秦檜、謀于席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安國
在瑣園、當先去之、乃降旨曰、安國屢召、偃蹇不
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
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

職奉祠是夕、夢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畱之、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安國竟歸、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

胡康侯以端儒立朝、其持論真爲社稷爭利害、不爲一人爭意見、諤諤之度、已不可及、況在柄臣炙手之時、如此丰骨、尤不可及、但惜爲秦檜所畱、

葉義問

葉義問慷慨多大節，爲小官，卽疏時相奸邪，分
教上饒，護郡印，輒發常平米賑饑，前樞密徐俯
門僧犯罪，義問繩以法，俯嘗舉義問，怒甚，乃袖
薦書還之，知江寧縣，召秦檜所親役同僚不可，
義問曰：釋是，則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判江州，
豫章守張宗元忤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
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
檄曰：吾寧得罪權要，不爲不祥事，常先白檜，罷

去檜死、召拜殿中侍御史、

釋是何以服他人、知此義也、安肯爲不祥事、○一生真是慷慨、

張特立

張特立爲宣德州司候、州多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五將軍者、率家奴劫民羣羊、特立命大索間里、遂過將軍家、溫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耶、聊視之以杜衆口、潛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

舍捕治之。豪家歛跡，民賴以全。

特立之意，在借五將軍以創諸豪威。

承暉

承暉本名興福，歷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新喜慙，章宗聞而嘉之。豪民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卽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可以此報宣徽也。」

拒左璫杖豪民朝廷聞而嘉之亦執法者
會逢其適耳

道同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
舉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性剛毅廉潔
番禺素稱繁劇而軍衛尤強橫需求百出佐吏
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比同至堅執公法凡事
違理者一切不從繇是民賴以安權要惡之未
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懼

時有土豪數十人、遇市中持珍貨者、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卽誣以錢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得實、捕其首、悉械繫通衢、諸豪詣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被械者方曝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又有富民羅氏、納女于亮祖、其兄弟因怙勢凌人、同按法治之、同疏未至、亮祖之疏已先奉聞、上不知其繇、先命使取同首級、適同奏亦達、上

以其。平。而。直。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使。宥。之。
生。亮。祖。罪。二。使。同。日。至。而。同。已。先。死。邑。民。甚。惜。之。
同。往。峭。直。布。政。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
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曰。徐。
公。亦。效。永。嘉。侯。耶。笞。之。乃。已。後。同。卒。于。官。縣。吏。
有。奉。其。主。于。家。者。出。入。輒。告。有。事。卜。之。輒。驗。人。
或。以。爲。神。云。

始終成其爲峭直

楊繼宗

楊繼宗守嘉興時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
箠楚至死者繼宗揭示要衢曰孔清軍打死人
役赴府報名孔見之無如公何而刑酷如故繼
宗入告之曰爲治貴識體今公以待御清戎但
當剔奸刻弊勸懲官吏而已若逐里清審此有
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事于庶
臨行亦欲訐宗之短直入其衙繼宗遂引入臥
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紙篋復啓而示之
孔愧服而去

揭直指于中衢恐無此體然入告之言自正

葉信

葉信守泉時當正德癸酉間閩勢張甚奉命鎮閩者爲某每行郡二守佐以下竝易章服罷組繡郊迎所至無不人人惴恐者信乃令四徒肩輿入閩館馳道上不下又令前導者呵以入故事用驛舍丞唱門吏始得入謁至是丞猶循之信大怒自道上令廻輿南面停而笞丞以數十

丞不勝痛號呼祈免、一館中無不灑然改色者、
閤大沮、下堦而迎信、謝無狀、明日遂去、然猶索
例所輸千金於府佐、佐白信、取庫金滿千、遣吏
齎記與之、聞覺、又大怒、悉謝不受去、於是諸旁
府聞之、稍梗閤、閤中閤勢大衰息、信倡之也、

泉守不以一味威稜、馭此亦大有權術、故
使其喜怒不能自繇、

劉源清

劉源清初爲江西德興令、逋賦數萬、積歲久不

辦而以逋事繫者百餘人源清至問逋賦主名吏指繫者告源清怒曰所問如孫尚書家豈宜獨檢括小民取償耶令理孫氏逋威震巨室徵發無敢後期積歲所負者咸入向以逋事繫者更得寬釋

責逋惟在一切法但責賤雖不當論而腴瘠貧富則不可不辨

胡端敏公世寧

胡端敏公世寧初爲德安推官時岐府開國百

牧津

風力下

卷二十四

三

需蜎集群從橫甚世寧悉以法裁之且謂王曰
此朝廷法卽殿下家法某何敢不守此朝廷民
卽殿下民千百年立國根本某何敢不恤王繇
是緝下無敢作姦者及請民間開墾湖田作柴
炭撫巡業已與之世寧指畫利害娓娓乃止正
德間復補寶慶府聞珉府受詞繫人取其財下
諭里老奉有令旨者必并其人送府驗實啓行
僞者弗貸以故府人相戒毋犯後王索民校急
世寧曰王初封校尉遍沙衡寶永四府今收回

寶慶一府他日子孫分封繁衍其可支乎王曰御史奏得旨矣世寧曰御史奏錯知府當奏改耳王器其直無恨意

端敏公自爲司理而郡守而監司無不法藩府之地而持正則始終如一

吳惲

吳惲初令宣城門無私謁一日以縣歲額論郡庫官多索羨餘郡守知弗禁惲立郡守左庫官敲兌白郡守增之惲曰已有郡守覘視曰尚

無愴曰職立正視故有公立邪視故無郡守默然宣城豪家歛手不敢犯召爲御史夏公當國諸御史入私宅見之夏公服宮錦諸御史皆贊之有褰裳而觀者愴獨無言夏公問吳子心何在愴曰候公衣事畢當以政務請衆默然

吳公發言吐詞侃侃正氣常盈面目而意近于玩令人內愧